

不過是一夜

瀛苑副刊

◎瓦希里 圖/阿狗

先用十五個月夜的銀光，蘊涵這一夜的盈滿，再劃分十五段的日夜晨昏，將豐儲的累積一口一口地咬去。這一夜，都市店招的霓虹遮蔽著城市罪淵的底層風華，紛亂的城市已看不清月色的鵝黃亮采；高樓間川流不息的吵雜掩耳，也已聽不進千古傳吟的神話與祕密。而我，自詡如水，驕恣自傲地耀映出湖光波前的粼粼亮爍，芬芳了涼溼的夜，也森冷了肅靜的湖面。這一夜，水映銀月，環抱冷光湖面的微微波動，將塵囂的人聲投注入碎裂湖綠的月光中，泅泳，也碎裂了漣漪下那片看不見的傷痛……

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萬里無雲……」在載註雜亂的筆記紙上，無意間寫下了這一行字。一段無端岔入的筆觸，不禁將雙眼的目光牽引至窗外那片蒼穹的夜空，是灰澀，是暗淡，整片天幕彷彿被蒙上一層薄紗淡霧，僅由月光輕輕透著暉采，煞氣懾人地深入瞳底，讓直迎入眼的目光一瞬地昏厥；模糊了眼眸裡泛紅濕漉的焦距，也逐漸模糊了明晰的片片記憶。

記憶裡有甚麼？記憶裡該是些甚麼？甚麼是記憶裡該有的畫面？甚麼是記憶裡不該刪去的文言字句？翻開日記本裡的載記，是取代一切不希望一再回想的過去；充斥著童貞幻想的冀希，被多年後的自己所鄙夷棄置，看似拋擲幼稚愚昧的不成熟，卻在自以為真實面對的汲汲營營中不斷地被回味、反芻，患得患失成為一種不知為何而活的生存目的在奮鬥。該忿恨嗎？該對被自己選擇遺忘的童往純真道歉嗎？翻開家鄉故居的記憶，在望不回家街巷口的那道遠景，我成了記憶裂痕裡的孤兒，找不著那過往天真的純善歲月，也留不下讓我尋歸過去的線索與徵兆。一年一年數著月夜圓滿的童年期待，在年歲的厭倦與無奈裡漸次地索然無味；幼年的稚氣漸行漸遠，盈滿的月夜心情也就隨之殘缺。成長的貪婪吞嚥，已在我腹中貯滿了無盡追求的想望。於是，秋節不再是幼時胡點亂指的瑤臺鏡，更非詩文句意中那高懸的白玉盤；太多成長的傷感，讓月夜褪了色，褪盡那襲耗時年餘的傳統衣裳，也卸去了無心追溯的百年寓意。這一夜，不過是一夜，不過是撥弦前尖銳的刺疼；在桌燈下，在書頁上，這一夜，不過是一夜……

渴求滿月，渴求繁星；這似乎註定了一切，在如何的歲月玩如何的遊戲。那麼，當童年時摘星登月的記憶與純真期待，與教本中的宇宙科學和歷史登月的矛盾相衝突時，那登月的一步，不單僅僅踏碎了這脆弱的玻璃罩，更掃蕩了純真背後的愚蠢意義。現實冷肅著倔強的脾氣，人心懾殺了理想的夢境，而我，卻仍若無其事地自詡如水，在湖光山色與湖底森冷間浮沉，等待著生命的溺斃。於是，腦中的記憶又回到過去，渴求滿月，渴求繁星；似乎註定了一切，在如何的歲月玩如何的遊戲。而今時今夜，我玩不起這場無可奈何的遊戲……

無聲無息，長溝流月去，將月盈月缺的生命，穿鑿附會成自我筆觸下的起伏；絮絮叨叨的口吻，柔美狂亂的字跡，只在今夜一閃一現的螢幕上隨著鍵盤而跳動。翻開書箋的夾頁，用指尖挑動頁面裡的追憶似水年華；厚重的鉛字底，已在不知不覺中慢慢暈了開，像落於緞上的雨，明珠亮映，卻將悲悽風乾。才明白，這一夜，不過是一夜……

2011/08/16



圖/阿狗